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之一

# 珞巴族文学史

(第五分册)

(送审稿)

于乃昌 主编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咸阳

## 《珞巴族文学史》第五分册

### 目 录

|                      |      |
|----------------------|------|
| 第五章 民间故事             | V—1  |
| 第一节 民间故事的形成          | V—2  |
| 一、神话的演化与民间故事的形成      | V—3  |
| 二、对现实人生的关切与民间故事主题的形成 | V—7  |
| 三、原始思维的发展与民间故事的审美化   | V—11 |
| 第二节 民间故事的分类          | V—15 |
| 一、鬼异故事               | V—15 |
| 二、解释故事               | V—22 |
| (一) 动物故事             | V—23 |
| (二) 植物故事             | V—32 |
| (三) 天象故事             | V—35 |
| (四) 地貌故事             | V—37 |
| 三、生活故事               | V—41 |
| 四、史传故事               | V—53 |
| (一) 祖先和英雄的故事         | V—54 |
| (二) 民族交往的故事          | V—58 |
| (三) 创造发明的故事          | V—63 |
| 五、寓言                 | V—67 |

|                    |      |
|--------------------|------|
| 六、新故事.....         | V—70 |
| 第三节 民间故事的审美效应..... | V—73 |
| 一、崇高型.....         | V—74 |
| 二、悲剧型.....         | V—75 |
| 三、优美型.....         | V—77 |
| 四、喜剧型.....         | V—78 |
| 五、哲理型.....         | V—80 |
| 第四节 民间故事的审美构成..... | V—82 |
| 一、虚拟性.....         | V—82 |
| 二、象征性.....         | V—83 |
| 三、荒诞性.....         | V—84 |
| 四、自由性.....         | V—85 |
| 五、形式美.....         | V—86 |

## 第五章 民间故事

在洛巴族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民间故事的创作，是自觉的和独立的文学活动的真正开始。因为，远古神话和原始诗歌，最初是作为原始信仰与崇拜的伴生物出现的，它们萌芽于原始信仰与崇拜的活动中。远古神话是原始信仰活动的语言表现，而原始诗歌则发端于咒语，是人与神灵的对话。它们首先不是为了精神愉悦享受的审美创造，而是为了信仰和崇拜需要的功利活动。民间故事，与远古神话和原始诗歌相比，是较晚出现的一种语言形式。民间故事开始挣脱原始宗教狭隘的功利，是原始社会的人们第一次为了快乐、理想、振奋和慰藉进行的自由的精神创造。恩格斯说：“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家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砂~~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不堪的学徒的寒伧的楼顶小屋变成一首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的~~娇~~瘦的情人形容成美丽的公主。但是，民间故事书还有这样的使命：同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①恩格斯论证的对象虽然主要

①《德国的民间故事》，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401—

是产生在封建时代的民间故事，但却科学地揭示了民间故事的审美创造的本质。

### 第一节 民间故事的形成

珞巴族民间故事，从其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和所表现的观念与情感来看，大约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的末期至父系氏族社会的早期，而兴盛于父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时代。

生产力的发展，部落与部落、地域与地域之间交换的日趋频繁，实践领域不断扩大，极大地推动了原始思维的多向发展，在神话和诗歌创作中萌生的审美情趣，逐步成为独立的精神追求，人们必然要求有新的精神产品来填补心灵的渴望，这是珞巴族民间故事产生的根本原因。

但是，作为一种新的语言表现形式——民间故事的产生也是多因质的。其中，神话创作不仅为民间故事的形成锻炼了想象和幻想思维能力，并且给民间故事提供了大量的创作题材；已经变化了的新的现实，使人们逐步转向对现实人生的关切，产生了新的精神倾向，构成了民间故事的基本主题；而原始形象思维的发展和深刻化，不仅使民间故事成为自觉的审美创造，并且使语言表现形式产生了新的审美特性。民间故事，终于以其奇光异彩，出现在文学史上。

## 一、神话的演化与民间故事的形成

丰富的远古神话是塔巴族民间故事形成的母体。

第一，神话经历了它自身演化过程，民间故事就在神话演化过程中形成。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与自然之间力量对比的不断变化，人的本质不断提升，人的自我意识不断强化，人性增强了，而神性减弱了，人类开始从神秘世界中逐步寻求解脱，使神话的分化不可避免。首先，在功能方面，最初，神话只是作为神灵的启示，是献祭祭坛的礼赞，是播向人间的神谕，是法器 and 工具。而当人们把神灵的启示作为世间的指南，把祭坛的礼赞作为人生的讴歌，把神谕视为教范，就开始了神话向世俗的转化。神话不仅用于神圣的祭坛和庄严的祭典，不仅专由巫师和卜师演说，而转向山野村舍，转向群众口承讲述。这时，先前的神话大量加入了世俗内容和现实情境，使部分神话转化为民间故事。其次，在传承方面，神话虽然是原始集体无意识的产物，但，先前，神话是由巫师和卜师传承，因为巫师和卜师被认为是人间和鬼界的通语人，只有巫师和卜师的言语，才有感天动地沟通人神的超凡的威力，非宗教活动的神圣场合，非巫师和卜师，不得任意讲唱神话；而后来随着原始宗教活动的普及，即使不在宗教活动中，即使不是巫师和卜师，也在讲述着神话的内容。许多神话，以它的形象和幻想的魅力，以它的理想和激情的吸引，成为具有社会普遍性的情感的寄托和心灵的慰藉。神话的普及，使神话成

为人生的伴侣，在民众的广泛传播中，许多神话便演化成民间故事。再者，在接受心理方面，先前，神话是被作为灵气、神语和圣物，把人们不安的情绪，激荡的情感、痴迷的幻想引向虚无；而在渐次的发展中，随着自我意识的逐步觉醒，对现世人生的更大关切，以及人类自我表现的多向追求，神话也逐步被当作愉悦情性的精神食粮和人生理想的象征表现，这时，讲说神话开始带有娱乐和审美的性质；人性的情感、生活的情趣和人生的渴望更多地注入讲说的神话中，使神话逐步世俗化、故事化。总之，神话的演化过程，表现出总的趋势是：神灵的倾向在逐步削弱，而世俗的倾向在不断增强。只要人们坚信神话中所述事件的实在性，神话始终是神话；一旦人们不再痴迷的坚信这一点，神话就开始了它向民间故事的转化。

洛巴族文学发展的历史，清楚地表现出神话向着民间故事转化的过程。

洛巴族神话在从韵体向散体，从巫师、卜师演唱向群众口承讲述，从祭坛大寨向山野村舍的转化过程中，其幻想、神性和自然属性成分，逐渐演化析出鬼异故事、动物故事、天象故事、地貌故事等；而其现实、人性和社会属性成分，则逐渐演化析出祖先故事、民族交往故事、英雄故事、创造发明故事、风情名物故事等。

第二，神话成为许多民间故事的题材的基础。我们看到，在洛巴族民间故事中仍不断反复地出现神话中的鬼灵形象和动物图腾形象，不厌其烦地讲述着神话中魅力无穷的情节。流传

广泛的系列神话《阿巴达尼》就是珞巴族许多民间故事的母体。神话中的主人公阿巴达尼，以及图腾动物猴子、老虎、老鼠、蝙蝠、啄木鸟、麋鹿、狗和野猪等，也是动物故事《猴子屁股为什么是红的》、《阿巴达尼和老虎发誓》、《老虎、猫和裤子》、《蝙蝠达宾》、《啄木鸟》、《白头翁》、《狗和麋鹿》、《“武都”鸟》、《狗和野猪的矛盾》等的主要形象。在神话中，阿巴达尼是一个勇敢、机伶、风趣而又富有正义感的形象，而在民间故事中，他仍是作为智慧和正义的化身。其它诸如各种鬼灵和动物的形象，其形象特性以及形象之间的关系，在故事中的重复出现，仍与神话具有一致性。

由于神话的长期流传，由于信仰与崇拜的强化作用，使神话形象逐步凝固化和规范化，不同的形象则成为不同情感、品质和观念的象征，如猴子的狡猾，白头翁的公正，老虎的正直，啄木鸟的诡谲，蝙蝠的贪欲，等等。这些在神话中出现的形象特质，同样也反映在故事中。民间故事中的每一个形象，就是一种观念的符号，一种隐喻的词语，一种价值的载体，具有社会普遍的可理解的特性，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导源于神话形象所造成的心理积淀和接受倾向，是集体无意识的表现。

特别是关于灵魂信仰和图腾崇拜出现以后，又相继产生了大量的祖先神话和英雄神话。神话中的祖先和英雄形象，后来成为许多民间故事津津乐道的主人公。祖先和英雄，不



仅是具有超自然力量的智者和勇士，是驰骋于虚无世界的神灵；他们随着人类生活的不断发展和丰富，也逐步走出神界鬼域，拂去曾经笼罩在他们身上的鬼影灵气，他们降临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教人们学文化、学手艺，施行各种风俗和礼仪，人们开始把切实的意愿和理想、发生在身边的奇迹和伟业，统统凝聚到祖先和英雄形象上，这就产生了许多史传故事，诸如祖先故事、英雄故事、历史事件故事、民族交往故事、创造发明故事和名物故事等。归根结蒂，这是由生产力的发展、人和自然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带来的必然结果。世界在人们面前逐渐呈现二重化：自然的物质世界愈益明显地同超自然的幻想世界对立起来。人们由对超自然的幻想世界的痴迷逐渐转向对自然的物质世界的关切，由对鬼灵的恐惧和依赖逐渐转向对自我的信心和创造。高尔基曾强调指出，在晚期神话向故事的转化过程中，“我们听到驯熟野兽、发现药草、发明劳动的工具等劳作的回响。”<sup>①</sup>他在这里指明了由神话向故事演变中，祖先和英雄形象发生的质变。神话形象的现实化、世俗化，给民间故事奠定了开端。

第三，长期的神话创作，极大地促进了原始形象思维的发展，增强了对外部世界感受的敏锐性，锻炼和提高了语言表达能力，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叙述形式，这些都为民间故事的形

---

①转引自乌格涅诺维奇：《艺术与宗教》第85—86页，

三联书店，1987年中译本。

象塑造和形式表现奠定了基础。构成民间故事形式的基本要素是形象、事件或情节、叙述和表现、比喻和寄托，均早已包含在神话创作中。神话虽然是关于虚妄的世界图景的幻想，关于鬼灵的喜怒哀乐的臆语。但是，神话也是讲故事，讲述那些神秘的、幻想的和象征性的故事，即世界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人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等等。没有形象、事件，没有对事件即使是最简单的叙述和描绘，是不能构成神话的。所以，神话是人类最初用语言创造的“世界传奇”。民间故事是在神话的语言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故事和神话的本质区分，不在语言的叙述形式上，而在关于对世界的认识和把握上。当不再以鬼灵的神秘为主要叙述对象，而是以人间的奇迹为主要叙述对象，则不是神话而是民间故事了。

## 二、对现实人生的关切与民间故事主题的形成

如果说神话主要是原始社会早期，人与自然的矛盾在原始人心理的折射，那么，民间故事则是原始社会由母系向父系过渡时期，日益上升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神话是对自然现象的虚妄的解释，而民间故事则是对现实人生的深切的关注。

高尔基曾正确地指出：“主题是从作者的生活中，由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思想，可是它聚集在他的印象里还未形成，

当他要求用形象来体现时，它会在作者心中唤起一种欲望——赋予它一个形式。”<sup>①</sup>考察洛巴族文学的历史，从神话到民间故事主题的转换，其根本的推动力，一是现实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二是人类对自身力量的认识空前觉醒。

从现实关系变化来看，父系制取代母系制，是人类历史上最激烈的社会革命之一，而导致发生这一革命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因素。洛巴族从母系社会晚期开始，生产力有了显著提高，地弓、地箭、涂毒箭头已广泛用于狩猎活动。大型动物如野牛、青牛等已是经常的猎获物。河谷、山地农业出现，成为经济生活的重要补充，并促使定居生活逐步形成。这时，身强力壮的男子，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力量，不断加强和巩固了男子的社会地位。原始的手工业生产，在原有的基础上，也迅速发展起来。生产力的疾速发展，引起了生产关系的急剧变化。首先表现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范围日益缩小，由先前的部落或氏族公有制开始向父系家庭公社公有制转化，乃至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家庭私有和个人占有的萌芽。而交换的领域和方式，却日趋扩大、频繁和多样化。原始社会家庭结构的变化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中发生的。母权失去了独尊的地位，父权的威望日渐上升，经过母权和父权并存的过渡时期，在激烈的较量中，父权终于取得了支配地位。早在母系社会晚期业已出现

---

① 《高尔基文学论文选》第29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的对偶婚家庭，逐步被一夫一妻制所取代。血统按父系计算，父子连名制确立，财产由子女继承。

现实关系的深刻而剧烈的变化，引起了整个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的巨大震荡。随着狩猎工具的进步，农业和手工业的出现，交换领域的扩大，争夺和扩大对山林、河谷的占有，抢掠他人的财物和收获，乃至抢掠女人和男性劳力，愈来愈成为经常出现的社会现象，使氏族、部落之间的战争，空前频繁而残酷，血族复仇之风愈演愈烈，对血的渴望成为普遍的社会情欲。抢亲之风也在此时盛行。以战争俘虏为主体的“涅巴”等级也应运而生。

私有观念在原始的公有制实体中孕育生长，家庭私有开始向传统的公有制提出挑战。种种社会问题的增长，把人们的注意力，由对大自然的神秘的探索，引向对社会现象的普遍的思考。民间故事的主题就是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在洛巴族民间故事中，已有大量的关于氏族、部落战争的描写，关于公有观念和私有观念相互冲突的叙述，关于社会伦理道德的沉思，这正是新的社会现实的形象再现。

从人类对自身力量的认识来看，生产力的发展，是改变人与自然之间力量对比的杠杆。从母系向父系过渡的时代，原始的生产力有了空前的飞跃性发展，人类对自身力量的认识逐步觉醒，祖先神话和英雄神话的出现，是人性觉醒的标志。这时，原始先民，由对神秘的大自然的迷妄、恐惧和战栗不安，转向对自身力量的赞美、歌唱和狂热表现。正如高尔基说的：“在故事里，人们坐着‘飞毯’在空中飞行，穿着‘飞靴’走路，用死水和活水

向死人洒一下，就会使他复活，一夜之间会把宫殿筑好。总之，故事在我们面前展开了对另一种生活的希望，在那种生活里，有一种自由的、无畏的力量在活动着，幻想着更美好的生活。”<sup>①</sup>高尔基说的“自由的、无畏的力量”就是对人类自我力量的意识和表现。珞巴族的许多祖先和英雄故事、习俗故事、创造发明故事、名物故事等，就是人类对自身力量的意识和表现。在这些故事中，人的本质力量——劳动占着重要的地位，不仅是这类故事幻想的基础，也是社会理想的基础。从此，人们不再单单地热衷于讲述精灵的神奇、飘渺和无法抗拒，而同时也在歌唱人的智慧、勇敢和所向无敌；不再一味地把心灵、情感和爱的烈焰抛向神界鬼域，而转向对富裕生活和美好未来的憧憬，表达出变革现实的愿望和要求。显然，珞巴族民间故事表现了对人类自我的肯定和对人生的关切。

---

①《高尔基论文学》（续集），第495页。

### 三、原始思维的发展与民间故事的审美化

原始思维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珞巴族先民经历了直观思维和物象思维的漫长时期。大约到了母系氏族社会的晚期，即文化学上的野蛮时期的低级阶段，原始思维有了飞跃性的进步，它的标志就是具有理性、概括性和创造性品质的想象力得到空前提高和丰富，原始形式思维真正诞生了。

马克思指出：“在野蛮期的低级阶段，人类的高级特性开始发展起来。个人的尊严、雄辩、宗教的情感、正直、刚毅、勇敢，此时已成为品格的一般特质，但是残酷、艰险和狂热也随之俱来。……想象，这一作用于人类发展如此之大为功能开始于此时产生神话、传奇和传说等未记载的文学，而且已给予人类以强有力的影响。”<sup>①</sup>这就是说，想象力的产生，使自觉的文学创作开始了，并获得了宗教价值之外的审美价值。从原始思维发展的意义上说，珞巴族民间故事是珞巴族先民想象的创造。如果说远古神话直接创造的是宗教价值，那么，民间故事

---

①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第14—55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

则是语言的审美化，直接创造的是审美价值。

所谓想象的思维活动，就是大脑在外界现实刺激的作用下，在各种现象和事物之间建立起来的一种合乎现实逻辑的普遍性的形象联系，从而产生新形象的创造性的思维活动。

第一，由于想象力的推动，并借助于想象力，使珞巴族先民在他们所创造的民间故事中，可以自由地表现他们的人生理想 and 世俗情感。与远古神话不同，珞巴族民间故事展示的是丰富多彩的现实画卷，而在现实画卷的展示中，无不同时表达了对生活的理解和感受，激荡着生活的情流，具有情态性特征。即使在那些以鬼灵和动植物形象为主体的幻想故事中，表现的仍是人生的情韵。如在对动物聪明、善良、勇敢、正义、无私等行为的歌颂中，在对植物的神奇变幻的描述中，无不表现出珞巴族人民的理想和追求，无不寄托着珞巴族人民美好的情思。在鬼怪故事中，对鬼域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的描写，也无不表现出对新的现实关系的深切感受。这些故事的创作，正是珞巴族人民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体验，并借助于丰富的想象完成的。

第二，由于想象比原始物象思维具有更高的理性认识和概括功能，是自觉的表象运动，使珞巴族原始文学发展到故事创作时期。故事的创作者们已经能够运用他们在实践中所获得的关于人和物的形象，在想象中去比喻和象征地认识另外一些具体或抽象的事物，已经能够用形象类推和凝聚的方法去反映和概括更为宽广的现实生活，以及在所创造的新形象中去表现

对现实的感受和理解。珞巴族民间故事中的许多鬼怪故事、动物故事所具有的**象征性和寓意性**，已经不同于神话的幻想性和神秘性。而是根据人生经验、对现实关系的清醒认识和一定的表现需要进行的自觉创造。神话是信仰的虚妄，而故事是自觉的虚构。

因此，珞巴族民间故事，已经能够根据表现人生主题的某种需要，对现实生活作某种程度的形象概括，在民间故事中出现了一些崭新的富有个性的而又蕴含丰富的形象。如民间故事《阿巴达尼和猎于比箭》、《阿巴达尼的葫芦》、《“武鸟”鸟》、《蝙蝠达宾》中的**阿巴达尼形象**，已不同于神话中所崇拜的祖先神阿巴达尼，前者一扫鬼影灵气的飘渺，而更富有人情味和鲜明的个性。他幽默、风趣、敏锐、聪慧，他痛恨奸诈、邪恶和自私，是平等和正义的原始道德观念的化身。故事中的阿巴达尼形象，概括地反映了新的现实矛盾和新的社会理想。

第三，原始思维的发展，丰富的想象力，使民间故事的幻想成分，比起神话的幻想具有了新的特色，主要是：充满了**审美的浪漫色彩**，表现出思想逻辑的合理性，又大都具有真实的生活基础。在珞巴族民间故事里，出现的形象和所述的情节，虽然还大都带有超自然的性质，如在形象方面，有吞食女孩的**苦九龙鬼**，力大无比的**珍布鬼**，小白狗变成的痴情的**白姑娘**，还有通达人情的小青牛，与人私通的蛇郎，善解人意的**羊尾巴**等等。在情节方面，有的歌唱不怕艰苦寻找太阳的人，有的赞



#### V~14

美知恩必报、忠诚爱情的小白狗，有的讲述阿巴达尼和老虎发誓，等等。但是，这些超自然的形象和情节，已不是出自感天地泣鬼神的动机，不是直接地为着满足信仰的需要，而是为着审美的享受，以求获得愉悦的心理满足。在这些幻想的形象和情节中，深深地蕴含了故事的创造者们的美好理想、道德原则和审美倾向，激荡着生活的情流。综观珞巴族民间故事，不难发现，创作者是在认真地、深情地讲述中，表现出对有意味的愉悦幻想形式的渴望、追求和创造。所以说，珞巴族民间故事，虽来源于神话，但是它是以审美需求为直接创作动力的，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直接为着美的享受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民间故事的诞生，是标志着以直接追求美的享受为目的的语言艺术的诞生。